



重
管子全書

□ 13
2585
13



2585
13-13

管子卷第二十三

地數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十

張榜評攷據
地數國用詳
縷述古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桓公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霸有天下。

大正九年三月三日寄
磯貝靜升氏贈

姚樞評陶天
下及刈莞語
初異
揚慎評丹沙
黃金一段如
雲珠玉滋此
亦文之見榮
者也

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爲
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爲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
重。開閼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策。坐起之費時也。黃
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家。爲之有道
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
下可陶而爲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
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
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
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者。君謹封而祭之。距封上

葉水心評金
從水出以制
用

沈鼎新評天
地財利善用
之便不竭

里而爲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
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
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鏡矛戟。是
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
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
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對
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銀。一曰
上有鉛者。其下有銑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銑金。上

柯潛評金玉
等物非先王
不能制

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爲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玉起於牛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沔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重。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令疾則貴。

金重。令徐。則黃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下上之用。則文武是也。

朱養純評守
財能因全在
理號令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對曰。夫昔者武王有巨橋之粟。貴糴之數。武王既勝殷。得巨橋粟。欲使糴貴。巨橋倉在今廣平郡曲周縣。桓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武王立重泉之戍。戍名也。假設此戍名。令曰。民自有百畝之粟者。不行欲人憚役而競取粟。令曰。民自有百畝之粟者。不行。

孔穎達評亦
是一意

鼓十二斛春通間散巨橋矣。不聞以市繒帛衡黃金也。百鼓之粟不行。聖王爲術愚民而漁之乎。其不然。與言利挾數之家。自爲說。民舉所最粟。舉盡也。以避可。如之何。重言以誣聖。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繒帛。軍五歲毋籍衣於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金百萬。衡平也。終身無籍於民。准衡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可。夫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三者亦可以當武王之數十口之家。十人沽鹽百口之

劉勰評食鹽
數纖悉不爽

家百人沽鹽。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升加分耗而金五十升加一耗而金百升。加十耗而金千。君伐菹薪煮涕水爲鹽。正而積之。三萬鍾。至陽春請籍於時。桓公曰。何謂籍於時。管子曰。陽春農事方作。令民毋得築垣墻。毋得繕冢墓。丈夫毋得治宮室。毋得立臺榭。北海之衆毋得聚庸。而煮鹽。然鹽之買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賈修河濟之流。南輸梁趙。宋衛濮陽。惡食無鹽。則腫。守圉之本。其用鹽獨重。君伐菹薪煮涕水以

張嶠評行權
以宜民民不
知

籍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春通主）毋聚傭煮鹽。先權也。法術之家。必矯于權。附于正。以行其私。端以私禁。民起爭之矣。管氏內政寄軍。本陰術也。故後人以其陰託之。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興。豐巨錢。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爲天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下矣。

曾子評善用本自富

桓公問於管子曰。事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夫齊衢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子勝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騏驥黃金。然後出。今有徐疾物有輕重。然後天下之寶壹爲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

揆度第七十八

管子輕重十

朱長春評散
散敘次文議
俱有奇現瀉
而奇簡而辨
周禮之下大
戴之上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爲天下也。其工之王。（帝共工氏繼）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

梅七亭評聖
王鼓舞萬民
要在默通其
機易曰神而
化之使民宜
之以除害而
兼之得利故
財幣不屯于
上而猛獸已
除于下

郭正域評列
述數聖大會
骨氣通書

勢以監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藏私鋒芒，不以示人。行機道使人日用而不知。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水草兼處，日流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禹氏之玉，禹氏，西北戎名。玉之所出。南貴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春通勝人獵戶，能勝執之者。下亦言猛獸勝於外，謂珠玉之外，兼用皮幣，故並舉之。仇與下親戚之仇應。以大夫隨之。勝猶益也。禽獸之仇者，使其逐禽獸如從財物。隨，山澤之人。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諸侯求其禽獸之皮，諸國君之子若衛公子，開方魯公子季友之類。皆以雙武之子將發質者。

楊忱評皮裘
等用亦故然
之習

沈鼎新評用
原隨入非堯
舜必用數

皮。雙虎之皮，以為裘。春通有君右虎裘。公子虎裘，未聞裘何必言雙旅幣有虎豹之皮。雙武之皮，其為庭實耶？委質卿大夫豹飾。卿大夫上大夫如委質耶？卿大夫豹飾也。袖謂之飾。列大夫豹，謂之幘。列大夫中大夫也。襟謂之幘，音目詹反。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之。七亦反。其猛獸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言堯舜嘗用此數。質裘，士大夫以上文裘。犬羊賤，豹狐羔虎貴。物有定價，習有故。然玉珠之貴千金，亦數也。天之生物數不齊，而謂堯舜用數乎？大誣聖矣。物異而少，必貴多，而常必賤。貴者領賤，賤者從貴。物本然，用隨於人，亦然。以珠玉皮幣貴為輕重數也。則五穀米麻之於麥菽，亦聖人數乎哉。

李泌評以數
制二五則財
用不盡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
天災陽也壤災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對曰
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
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
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人味
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
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
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國之至機也謂之國機春通
凡天產陽地產陰爲二金木水火土爲五土者人之
取財用盡矣故曰二五童山竭澤上無以制之天地

朱養和評守
以耳目便新

不足以其故以
數制謂國機

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爲司馬不能爲司馬者殺其身
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
釁其社自言能爲官不能爲官者劓以爲門父故無
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爲官都重門擊
柝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者天下
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准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
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割壤而

何俊良評封
君之臣語奇
情

郭正域評因
兵奪農而賈
人得利非災
也

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
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
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
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貧富
者重富大准之數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
下起兵加我民事其未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
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
財物與其五穀為饑厭春通讐厭售而去賈人受而
廩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萬物

李泌評上操
本始利始有
所歸

反其重賈人出其財物國幣之少分廩於賈人若此
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於三分之間
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筭焉春通漢吳筭及無
鹽氏一歲息十倍
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
卒春通操本操始上專守利之本始則未流之其在
涂者籍之於衢塞春通在涂衢塞後之關權本其在
穀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貨而行故物動則應
之故豫奪其涂則民無遵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

守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賈。貴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數歸於君矣。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閒。市朝閒。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歛焉。不窮。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輕輕。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輕。民輕則君重。此乃財餘以滿不足之數也。故凡不能調民利者。不可以為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為至矣。動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國之筴也。按別本二十作世字。下放此春通左右即陰陽

孫武評調用
備賞法極周

即貴賤之數持其輕而以重相因。則利常倍。鹽鐵二十國之筴也。錫金二十國之筴也。五官之數不籍於民。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若四時之更舉。無所終。國有患。憂輕重。五穀以調用。積餘臧。羨以備賞。春通輕重五穀以調用。則買不得市三分之間。積餘臧羨以備賞。則天下不得重其天下賓服。有海內以富。誠信仁義之士。故民高辭讓。無為奇恠者。彼輕重者。諸侯不服。以出戰。諸侯賓服。以行仁義。

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

沈與新評書
富者故能

賈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
以爲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若此而天下可壹也。
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爲天下者。毋曰
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用不得不用也。
管子曰。善爲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釣則金傾。故治
權則勢重。治道則勢羸。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
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
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卽已於我矣。物
臧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決而

周元會評人
與食何同
去
黃震評守平
虛與禍居同
郭鶴

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

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
令重於寶。社稷重於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
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
於親戚者也。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
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筴。可得而聞
乎。管子對曰。陰山之礪磬。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
筴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

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筴也。禺氏邊山之玉一筴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爲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具駕者千乘，馬之平賈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爲此奈何？管子對曰：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金。吾至四萬，此一爲四矣。吾非埏埴搖鑪橐而立黃金也。今黃金之重一爲四者，數也。珠起於赤野之末光，黃金起於汝漢水之右衢。玉起於禺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

孔穎達評金
穀幣爲高
下則用利

湯祕評金權
制揆度最

百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利下上之用。春通輕重黃金。上比下，比以利用。珠玉恒重，刀布恒輕。唯金居中，從穀幣高下。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慮，二日定載，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日。百乘爲耕田萬頃，爲戶萬戶，爲開口十萬人，爲分者萬人，爲輕車百乘，爲馬四百匹。春通高下中幣。金之制，此亦所云揆度。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

張榜評百乘
千乘萬乘立
市處確然

管子
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為耕田十萬頃。為戶十萬戶。為開口百萬人。為當分者十萬人。為輕車千乘。為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慮。五日定載。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萬乘之制。輕重毋過二旬。萬乘為耕田百萬頃。為戶百萬戶。為開口千萬人。為當分者百萬人。為輕車萬乘。為馬四萬匹。

管子曰。匹夫為鰥。匹婦為寡。老而無子者為獨。君問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為獨。上必葬之。衣食

趙用賢評惠
為用采萬民
皆用力趨時

三。領木必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產而無弟兄。上必賜之。四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為上用。不苦也。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蕩游不作老者。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本者。貸之圃疆。故百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此皆國策之數也。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為之。饑者一女不織。民有為之。寒者饑寒凍餓。必起於糞。

朱養和評先
王謹始正以
方孔寒

管子
卷二十三
土故先王謹於其始事。再其本。民無糧者賣其子。三其本。若爲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後死得葬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然則姦涂不可獨遵。貨財不安於拘。隨之以法。則中內擲民也。輕重不調。無糧之民不可責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國之數也。管子曰。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夷疏滿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之民。

王評秀色

國准第七十九

管子輕重十一

桓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准者。視時而立儀。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王。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桓公曰。然則五家之數。籍何者爲善也。管子對曰。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猛獸衆也。童山竭澤者。君智不足也。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利。器械閉。智能

朱養和評三
尚書文
管子用一如

劉勰評輔已
一民安已各
有其法

者輔已者也。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
而壹民心者也。以入御人，逃戈刃，高仁義，乘天固，以
安已者也。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春通）驅猛獸以利
澤，以子民曰童竭。君智不足，謂其無所擇重也。彼法
中說如此。夏尚忠，乃不益利。閉智能非以明民，是謂
輔已。商尚質，乃無牢不利器。反淫於無機，以壹民心。
周尚文，故官能備物，以入御人。偃武右文，以為固而
也。安

桓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對曰：請兼用
五家而勿盡。桓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祈祥以固山，
澤立械器，以使萬物，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筴。童山竭

張嶠評五家
之法非後世
專利之弊

澤益利，搏流出山金，立幣存菹丘，立駢牢，以為民僥。
彼菹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麋鹿牛馬之地，春秋
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此以無用之壤，臧民之羸。
五家之數皆用而勿盡。（春通）固山澤而童竭之，利筦
其重矣。出金通幣，利布于泉矣。菹丘駢牢，畜蕃于澤
矣。借五家以行已，輕重五家本法，不如是也。故聖之
所設，盜之所藉，無惟乎絕
聖棄智，蓋塞源之說哉。

桓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可得
而聞乎？管子對曰：好譏而不亂，亟變而不變，時至則
為過，則去。王數不可豫致，此五家之國准也。（春評）好
譏者，嚴

沈與新評好
譏亟變是其
輕重處

察於下。亟變者。權術于上。譏而用變。變以乘譏。此所謂輕重哉。貨殖化居之牟利。無出於此。然有不亂。有不變。猶有持之者。固猶勝。桑劉之狗利乎。要于不言遠矣。

輕重甲第八十

管子輕重十三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為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諺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春通天下有暴君。聖王之夫藉非術。鉤之勢。致流然。

梅士亨評伊尹必不以薄女之文繡纂組得粟而

奪之流此好事之誣然自可為君縱樂者之戒

程敏政評來財致民創議遂演

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鐘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桓公曰。何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曰。請使州有一掌里。有積五邠。民無以與正籍者。予之。長假死而不葬者。予之。長度。春通長假補助之謂長度。漏澤之謂。饑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資者得振。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勸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

梅士享評湯
必不陰事女
華曲逆以傾
桀此好事之
誣然自可爲
君信嬖寵之
戒
蘊軒評陰陽
語奇而詭

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爲杠，夏不束柎，以觀凍
溺。弛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競而積
粟，饑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
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使湯得爲是
其故何也？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
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
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
此湯之陰謀也。

春評史以陰謀誣文王太公。管氏書又以陰謀誣
成湯伊尹。道德之家有激以非聖而名法權數之

家有挾以誣聖。此戰國策士之藉口哉。亦其積心
然。七雄兵爭二百年無已。計唯陰謀一策可定于
一。故王繆李斯之說行而間金朝出。天下夕卷。此
爲陰陽之議合而成其爲天子哉。三代以下世運
固然。獨不可自行而無
那重言誣先王也過矣

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
用兵奈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桓公曰：此若言
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戰。此所
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

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衢處之國，饋食之都。
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輿死，扶傷如孤，荼首之孫，仰

岳正評五戰
義數然

傳戟之寶。吾無由與之。爲之奈何。

續按如字。當作之。言與死扶傷之。

孤也。茶首。白首也。寶字。或是室字。言持戟死事之室。此三等人在所當恤。而欲予之財幣而給養之也。春通傳戟。謂死事實。謂賞言白首。管子對曰。吾國之豪

沈則新評。非富不足則。

輕重宜從。

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食邑富商蓄賈積餘藏羨時蓄之家。此吾國之豪也。

春通策上。但言富強。然必先富而後強。故輕重詳于足國。乃及足兵馬。故君請縞素而

就士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邑。積餘藏羨時蓄之家。曰城脆致衝。無委致圍。天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子

朱養純評國勢強于民心信夫

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賈取之。子與之。定其券契之齒。金鉅之數。不得爲侈。余焉。

春通曰。平是賈。

不左不右。故不得侈。余。困窮之民。聞而糴之。金鉅無止。遠通不

推國粟之賈。坐長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牧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鬻。而養之。

勿使赴於溝澮之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爲顏行。不偷

而爲用。輿死扶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

輕死。輕重之分使然也。

桓公曰。皮幹筋角之徵甚重。重籍於民。而貴市之皮

沈維垣評酸
然一語更奇

幹筋角。非爲國之數也。管子對曰。請以令高杠柴池。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皮幹筋角之徵去。分民之藉去。分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杠池平之時。夫妻服簞。輕至百里。今高杠柴池。東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無所因。春通此句言人力不可恃。牛馬絕舍牛馬之力無因而上。罷而相繼。外其所者相望。皮幹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牛馬之賈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

曾彥評生不
若聚窺利之
原

楊慎評
則蚊至
則狗來

而歸。齊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民之藉也。道若祕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桓公曰。弓弩多匡輶。苦禮切。者而重藉於民。奉繕王。而使弓弩多匡輶者。其故何也。管子對曰。鵠鷺之舍近。鵠鷺鵠鮑保之通遠。鵠鷺之所在。君請式壁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上無闕者。前無趨人。三月解。旬弓弩無匡輶者。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鵠鷺之所在。君式壁而聘之。菹澤之民間之。越平而射遠。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鵠鷺鵠鮑彼十鈞之

郭正域評室
民聚奇俱不
藉而藉見神
恐未然

弩不得裴楸。不能自正。故三月解。而可弩無匡軫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也。
桓公曰。寡人欲藉於室屋。管子對曰。不可。是毀成也。欲藉於萬民。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不可。是殺生也。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不可。是伐生也。然則寡人安藉而可。管子對曰。君請藉於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萬民室屋。六畜樹木。且不可得。藉鬼神乃可得而藉。夫管子對曰。厭宜乘勢。事之利得也。計議因權。事之固大也。王者乘勢。聖人乘勢。

梅士亭評前
云立祈祥以
固山澤正謂
此
朱長春評祭
之用魚幾何
而曰百倍異
月說夢耶見
戲耶

朱長春評春
秋之時越荒
遠小侯耳曰
莫強是免藏
而露尾也
梅士亭評前
海王因人之
山海假之名

與物皆宜。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秋歛落原魚。以爲脯。鯢以爲鮓。若此。則澤魚之正。伯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之藉。此之謂設之以祈祥。推之以禮義也。然則自足。何求於民也。

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強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離枝。恐越人之至。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遏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爲樂。則越人安敢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三川。立員都。立大

有山海之國
此因國之無
水曲隱教之
為利涉之民
皆善相天下
之機而握握
天下之權
楊慎許水齊
者齊之于水

管子 卷二十三
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今日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薺以水齊管子有扶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於曲薺大敗越人此之謂水

豫
齊之北澤燒火獵而行火曰燒式照反光照堂下管子入賀桓

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粟又美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萬乘之國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今北澤燒

莫之續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薪蕘大曰薪小曰蕘一束

十倍則春有以傳祀夏有以決芸此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

舊賦評令禁
一節亦不專
利之意

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履縷之町也以唐園為本利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鞮千鍾之家不得為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若此則空聞有以相給貧則北郭之町有所讎其手搔之功唐園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梅士亭許若
國手奕棋局
局日新不必
一枰之為權
故手楚于燕
于齊無所不
可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若言
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
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有黃金。
中齊有蓄石也。（春通黃金中蓄石。以上不操輕重。而
重者輕也。故曰不工不善。使天下得
是。而荷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
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毋耕而食。女毋織而衣。
今齊有渠展之鹽。（渠展。齊地。沛水所流入海之處。
可煮鹽之所也。故曰渠展之鹽。請
君伐菹薪。
草枯曰菹。
采居反。煮沸火為鹽正。（征音積。）而積之。桓公
曰。諾。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

朱長春評當
時分國可用
建行而無
羅然則下之
食鹽上之引

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至。農事且
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墻垣。北海之
衆無得聚庸。（庸。功也。春通庸。募役也。與庸同。）而煮鹽。
（北海之衆。謂北海煮鹽之人。本意禁人煮鹽。託以農
事。慮有妨奪。先自大夫起。欲人不知其機。斯為權術
也。）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
對曰。請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也。國
無鹽。則腫。守圉之國。（本國自無遠饋。而
食。圍。與。禦。同。）用鹽獨甚。桓
公曰。諾。乃以令。使糶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
管子而問曰。安用金。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貧獻

鹽相減于古
不知幾矣

出正籍者必以金。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故此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之給焉。此陰王之業。

楊悅評賈人
乘弊是通病

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也。君之所與故為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二王？管子對曰：今君之籍取以正，萬物之賈輕去其分，皆入於商賈。此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故賈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時。

李泌評謹守
宜思

朱養純評
財耳為給為
飲法亦便

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夫失其五穀是重竭也。故為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立為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菹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犧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藉之，因以給之，私愛之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然後可以通財交殷也。故請取君之游財而邑里布積之，陽春蠶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箇曲之彊。若此，則絀絲之籍去分而歛矣。
續按：謂蠶月君以游財給民之養蠶者口食箇曲之用至蠶熟則去分絀絲以償昔日游財也。且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

葉心評守
洩五則斯能
制輕重

管子
卷二十三
春日傳耜。次日獲麥。次日薄芟。次日樹麻。次日絕蒞。
次日大雨且至。趣芸壅培。六時制之。春通本末之于
民務相乘。六時
制之。趨于農而輟于賈也。不至
之時用守。至用泄。則輕重在我。臣給至於國都善者
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廬。故事至而不妄。然後可以立
為天下王。

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為之飢；一女不織，民或為之
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
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今
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是使姦涂不可罷。

沈鼎新評易
具而一怒
利何極

張榜評君不
得不求于民
奈何無止

行遺財不可包，止隨之以法，則是下艾民。食三升則
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
家有正食，而盜食四升，倍之粟而
求民之毋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
其則，無有者賣其衣履。農夫糶其五穀，三分賈而去
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無止
民無以待之，走亡而棲山阜，持戈之士顧不見親家
族失而不分，民走於中而士遁於外，此不待戰而內
敗。

張嶠評謫然
王模

管子
卷二十三
〔春評〕孟子用一緩二之說。朝令夕具之衡也。正欲其薄。又欲其緩。後世催科急千場功。令穀入于市。賈之筭。半歲而彼收廢居什二。三農折入三四矣。朝令一怒之說。可為暴征。箴顧以反而用之。守重流則又賈而王也。可以恤其病。不可攘其利。

管子曰。今為國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躬犁墾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然而有餓餒於衢間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今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然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故為

情
問有軫恤深

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財。君雖彊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然。則世且并兼而無止。蓄餘藏羨。而不息。貧賤鰥寡。獨老不與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曰。唯輕重之家。為能散之耳。請以令輕重之家。桓公曰。諾。東車五乘。迎癸乙於周下原。桓公問四因。與癸乙。管子甯戚相與四坐。桓公曰。請問輕重之數。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數。欺諸侯者。無權與管子差肩而問曰。吾不籍吾民。何以

各評可因
不因便非好
心

管子 卷二十三
奉車革不籍吾民。何以待鄰國？癸乙曰：唯好心爲可耳。夫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奪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桓公曰：請問好心。萬物之可因，癸乙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卿諸侯足其所，不賂其游者，責之。令大夫若此，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筴者，春通穀金幣爲三准。操輕重以流爲同筴。能爲天下，不知三准之同筴者，不能爲天下。故申之以說。

朱養和評在
賈果可慮

也。今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此輕重之數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今傳戟十萬，薪菜之靡日虛十里之衍，頓戟一譟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積，久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對曰：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千；粟賈金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爲八千也；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故粟重黃金輕，黃金重而粟輕，兩者不衡立。

郭正域評審
金粟輕重之
數可無憂用
矣

姚樞評人皆
為利死

故善者重粟之買釜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
二十鍾者八萬金買四千則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
者為八萬故發號出令曰一農之事有二十金之筴
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有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審
於輕重之數然

管子曰湏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箴桐鼓
從之興死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續按用
言勇于取戰死而不顧者為有重祿而非大父母之
口滿食有重賞而手滿錢動于利也非大父母之
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故軒冕立于朝爵祿不隨

總武評慕祿
則無遠險

臣不為忠中軍行戰委予之賞不隨士不歿其列陳
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故使父
不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重祿
重賞為然耳故不遠道里而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
川而能服有恃之國發若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
莫之能圉

梅士享評非
貪四夷寶玩
也所以通其
貨于上國令
彼亦目珍其
貨之奇期于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寡
人之行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象而以
為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旄他國切
落毛也服而以為幣

必達且得以
歸塗之便載
吾國之贏亦
招遠一策也
雖然使管子
當武王之時
承太王王季
文王之緒德
游洽于天下
其德遠又不
止此
朱長春評
崑崙之虛
崑崙之虛
猶非真崑崙
也止曰八千
里意西蕃別

乎。禺氏不朝。請以白璧為幣。乎崑崙之虛。不朝。請以
璆琳琅玕為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含而不見於
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後八千里之吳越。可得而朝
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
得而朝也。懷而不見於抱。挾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
者。白辟也。然後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
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然後八千里之崑崙之虛。可
得而朝也。故物無立事。無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
不得而朝矣。春演珠象文皮白璧琳瑯彼以為產我以為幣則四國之產皆爭鬻其寶以為

有各國如小
而天之類耶

利。而我得因其利。以制其命。何也。彼不通于上國。
壅利而無用。通之。必于朝用之。至今中國四方之
屬職貢者。皆厚往而薄來。我不得其利。而彼得通其
利。故蕃夷珍貨。市于京師。為其以市而貢。而我因以
市為服也。此中國
馭夷之大權也。

日本

美濃

武欽詠聖謨父

校

管子卷第二十三終

管子卷第二十三

管子卷第二十四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沈鼎新自玉

唐

蘆泉劉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參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輕重乙第八十一

管子輕重十四

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桓

公曰其不定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

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子中而立國之四面

面萬有餘里民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故有百倍

楊慎評流之
殺也飛鳥下
走此疑三蟻
渡矣

劉勰評色澤
媚好

朱長春評沛
金木于丘壤
東西南北于
朝夕都不相

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倪而是者
則遠者疏疾怨上邊竟諸侯受君之怨民與之為善
缺然不朝是天子塞其涂熟穀者去天下之可得而
霸春通王德不至諸侯受其怨民以興霸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
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旁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
之壤三百有餘里此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
十里若此則如胸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然則小不能
分於民推徐疾羨不足雖在下不為君憂夫海出沛
無止山生金木無息草木以時生器以時靡幣沛水

沈鼎新評說
國策之成鑿
然

柯潛評如列
海珍山寶

之鹽以日消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也
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足
友不善於羣臣故不欲收穡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為
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稭之所
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
因吾國之幣然後戴黃金而出故君請重重重而衡輕
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策可成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
可治武王曰行事奈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衢
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

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於其重因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

燕武評織悉畢燭

桓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鈹一鎌一耨一椎一銚然後成為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釭一鑽一鑿一鉢奇休切一軻然後成為車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鉢時摘切然後成為女請以令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籍而用足管子對曰不可今發徒繇而作之則逃亾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

郭正域評量重計贏數語不減王者

朱養純評義則饒淫則貧可卜民與國

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有襍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為上虜矣春通虜者奴使之也疾為上作是為上奴桓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壖諸侯畝鍾之國也側革切山諸侯之國也河壖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國者豫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河壖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不理固不得存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歛蔬藏菜此之謂豫戒春演沃土之民

孔穎達評輕
重高下宜通

淫奢土之民義。此言沃土之民貧。境土之民饒。饒生於義。貧生於淫也。故關中三河畝收不及江。南什七。而富什倍。秦趙之間。萬金之家。布衣兩截。蔬食終歲。江南千金之享。溢於正矣。觀其所用。而民俗可知也。國富可知也。桓公曰。壤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鎔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金而鎔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傳戟。程諸侯五金而得傳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數。國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

張嶠評歛強
求則足府怨

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強求也。公君廢其所宜得而歛其所強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民尊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所不見。奪之理。故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春通五穀生之于下。金布筦之于上。操其筦以通其生。而輕重之故。予為奪。奪為予。是制其通以御其命。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稱之國。必公。待五穀

楊忱評食為
民天少則不
能令

者衆也。

泉雨五尺。以喻人。君惠澤及人之淺。不足以鼓舞其民。而取辱也。國之委積之食。亦若是。

之淺少者。國必不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可以戰守而公。家足其所者。不從聖人。故奪然後予。高然後下。喜然後怒。天下可舉。

桓公曰。強本節用。可以爲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爲益。愈而未足以爲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強本節用者。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強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爲天下虜。是以其國亡。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爲存。故善爲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

朱養和評語
適上悵擊

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

沉鼎新評辟
方都全在因
天辨地

桓公曰。寡人欲毋殺一士。毋頓一戟。而辟方都。二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涇水十二空。汶淵洙浩滿。三之於乃請。以令使九月種麥。日至日穫。則時雨未下。而利農事矣。桓公曰。諾。令以九月種麥。日至而穫。量其艾。一收之。積中方都。二故。此所謂善因天時。辨於地利。而辟方都之道也。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舟之野。期。

張榜評賞士
之術大有籠
駕

管子。桓公乃卽壇而立。甯戚鮑叔隰。勿易牙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劍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

朱長春評報
德曰。爭名此
素賞得要領
處

沈維垣評衆
心成城信然

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惕然大息曰。吾曷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爲名於其內。鄉爲功於其親家。爲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爲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日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於。

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鼓旗未相望
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
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禽
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欲爲
之出賂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富商蓄賈百
符而一馬無有者取於公家若此則馬必坐長而百
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阜而曲防之戰賂
足矣

葉水心評
曲防得體

趙用賢評
不入公稅
殊可危

桓公問於管子曰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罔
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萊鹹鹵斥澤山間墾墾不爲
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緣封十五里
之原強耕而自以爲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
其一公族采地世祿不入於公稅也其二棄土不毛
不入於公稅也其三近郊村落自占土爲耕不入於
公稅也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有萬乘
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以是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
侯提持也令衆弱以事一
強者謂之衡秩次也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唯
籍於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

朱養純評
屯籍農亦
法

梅士享評有
無兵粟藏

發師置屯籍農屯戍也。發師置戍。人有粟者。則不行。十鍾之家不行。
六斛四。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
之一千之十。而困窮之數。困。丘倫反。皆見於上矣。君
案困窮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
子皆案困窮而不能挹損焉。挹。猶謂減其數。君直幣之輕重。
以決其數。直。猶當也。謂決其積粟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分之日券。合之日契。
責。讀曰債。使百姓皆稱。則積藏困窮之粟。皆歸於君。
矣。故九州無敵。竟土無患。令曰。罷師歸農。無所用之。
管子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無

直類

李泌評令農
失勸事便是
益

兵。則以賜貧。忙若此。則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垠壘之
壤。無不發草。此之謂籍於號令。
管子曰。滕魯之粟。金百。則使吾國之粟。金千。滕魯之
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飢也。辟之
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平其歸。我若流水。
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為此有
道乎。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兩者
不衡立。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請重粟
之價。金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其事矣。桓

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藏春

藏即今俗所云露積也積之千野人將發使卿諸侯盜必城藏而後可如今露積之外有垣

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列大夫中大夫藏百鍾富

商蓄賈藏五十鍾內可以為國委外可以益農夫之

事桓公曰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五

穀三倍其賈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有百倍之利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

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則衡數不可

調耶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春通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澄明也明穀則

程敏政評城藏正以益農

郭正域評持籌確然

何俊良評四秋立論新嬌關池

習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

而使固桓公曰然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

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

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纆之所作此之謂夏

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

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

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有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

輕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

桓公曰皮幹筋角竹箭羽毛齒革不足為此有道乎

管子評鑑卷

管子曰唯曲衡之數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今為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

朱長春評按管子輕重十二篇本文盡矣雖偽猶有可觀所云甲乙十篇又後好事借名勦說而演之改頭換面附根生枝至駁賈之所不屑童兒之所不可欺如是能為國乎況于伯議既陋鄙文亦瑣屑修詞者取節猶可施之于行遠矣已附于書稍為訂次之甲尚未謬乙以下可廢

輕重丙第八十二 管子輕重十五

輕重丁第八十三 管子輕重十六

梅士享評此陰語也瘠人以肥已管子必不爾姑取其朝天子耳

沈則新評借石墮以收財托天子以令八亦是詭處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為此有數乎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城者築城也陰里齊地也使其牆三重而門九襲襲亦重也欲其事密而人不知又先託築城因使玉人刻石而為壁刻石刻其齒石尺者萬泉八尺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丁仲四千瑗中五百好倍肉日瑗壁之數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不得以形弓石壁不以形弓石壁者形弓朱子也非齊之所出蓋不可獨言石壁兼以形弓者猶藏其機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

管子

卷二十四

十

楊慎評此龜
下之言美奴
之所矜謝也

於天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帛輪齊以收石壁石壁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

朱長春評桓公九合盛伯所少止一朝耳。非春秋為案。石壁菁茅勉于王哉。伯鳥以命之。雖然此猶借朝以行寶者也。輕重家之託術。因而託言。不自知免藏之露也。東周不王不貢。至求車求購求金而設一令。能使諸侯執弓璧。又能禁入焉。則何藉于桓之一匡耶。其從禪也。又其微也。石為壁束百金。又近塵飯桂薪。

右石壁謀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

楊士亨評為
天子之養不

足以此號召
天下雖謫而
亦正矣

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脊毋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之。夫天子則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侯曰。諸從天子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為禪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走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賈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即位。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謀也。

右菁茅謀

楊慎評秦漢
之君因而求
之楊馬之文
謹而志之是
可發矣

朱養和評行
事終不越數
子

桓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買稱貸家
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
曰惟反之以號令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
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劓馳而北寧戚馳而東鮑
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
為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間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以
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河菹
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為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
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

姚樞評臚列
利貧萌動如
指掌

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
處登降之萌也上斲輪軸下采枿栗田獵而為食其
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
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寧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
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斲福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
為食其稱貸之家下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十
鍾其出之中鍾五金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劓
馳而北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煮淶為鹽梁
濟取魚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

燕載評又歸
到及號令

朱長春評賈
主市也君令

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氓九百餘家凡
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數千萬鍾受子息民
參萬家四子已報管子曰不弃我君之有萌中一國
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可得哉
桓公曰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請
以令賀獻者皆以鑠枝蘭鼓則必坐長什倍其本矣
君之棧臺之職亦坐長十倍請以令召稱貸之家君
因酌之酒太宰行觴桓公舉衣而問曰寡人多務令
衡籍吾國聞子之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終其上令寡

朝賈令市君
操一物出以
日中純萬錢
何市而信之
一校一鼓以
決子息而焚
責券富將立
貧不徙則亂

人有鑠枝蘭鼓其賈中純萬泉也願以爲吾貧萌決
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
顙曰君之憂萌至於此請再拜以獻堂下桓公曰不
可子使吾萌春有以傳報夏有以決芸寡人之德子
無所寵若此而不受寡人不得於心故稱貸之家曰
皆再拜受所出棧臺之職未能參千純也而決四方
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四方之萌聞之父教其子
兄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廢乎君
之憂我至於此此之謂反準

沈維垣評因
之一字乃制
天下要樞

管子曰昔者癸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天下
高亦高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下桓公曰此
若言曷謂也管子對曰昔萊人善染練苴之於萊純
錙綳綬之於萊亦純錙也其周中十金萊人知之聞
纂苴空周且歛馬作見於萊人操之萊有准馬是自
萊失纂苴而反準於馬也春通純錙其微耳而中十金故纂苴空空則市難得
故以馬作見錢而易之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
是失苴而反准馬也
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謂國準
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糴賤庸用也謂豐餘

岳正評納東
賑西故準平

而足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
今齊西之粟金五鍾百泉則鑿二十也斗二勝八合
泉錢齊東之粟金十泉則鑿二錢也請以今籍人三
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
決其籍齊東出三金而決其籍然則金十之粟皆實
於倉廩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衣無本者予之陳
無種者予之新若此則東西之相被遠近之準平矣
君下令稅入三十錢準以五穀令齊西之人納三斗
東之人納三金以賑西之人則東西俱平矣管子曰
智用無窮以區區之齊一匡天下本仁祖義成其霸
業所行權衡因機而發非為常道故別篇云偏行而

朱長春評四
守皆民之必
急市賣之必
通上守其謝
下何以禁其
通禁則放絕
而擾民貧國
食

桓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準。管子對曰。孟
春且至。溝瀆阡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藏內。
毀室屋。壞牆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泉金之
謝物。且爲之舉。大夏帷蓋。衣幕之奉。不給。謹守泉布
之謝物。且爲之舉。大秋甲兵。求繕弓弩。求弦。謹絲麻
之謝物。且爲之舉。大冬任甲兵。糧食不給。黃金之賞
不足。謹守五穀。黃金之謝物。且爲之舉。已守其謝。富
商蓄賈不得如故。此之謂國準。

黃震評此假
神以罔衆

龍鬬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
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玄服。天之使
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
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
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

春評。卽墨之天師破燕。非以神威敵。以神安圍城
之民。而壯之也。此龍鬬而朝八諸侯何居。誰欺乎。
謂人可愚。自愚
也。況乎以愚愚。

桓公終神。管子入復桓公曰。地重投之哉。兆國有動。
風重投之哉。兆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必有。

沈氏新評託
利于天巧取
于人祇益其
愧耳

流血浮丘之戰。彗之所出。必服天下之仇。今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收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取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泉金。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乘天資而求民鄰財之道也。

春評不以修德肆赦。弭天之災。而乘天資為利乎。民亦有心。何能矯誣。慢天資。人曰唯財之以財。不可以守也。

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

柯潛評形容
陽城大夫如
畫

朱長春評此
猶繆而近于
正點一人而
國偏施

子對曰。請以令召陽城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綌。鵝鷺食餘糝。齊鍾鼓之聲。吹笙簫。同姓不入。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饑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毋復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為未足。又收國中。之轉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故桓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親。國無飢民。此之謂繆數。

梅士亭評此
亦詭計不可
復也姑取其
不忘戰士耳

孔穎達評術
巧而曲

桓公曰。崢丘之戰。崢丘地名。未民多稱貸。負子息。以
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業產者。本業也。此何以
治。治通也。言百姓為戎事。失其本管子對曰。惟繆數
為可耳。繆。讀曰謬。假此術以陳其事也。桓公曰。諾。令左右州曰。表稱
貸之家。旌表也。皆墜白其門。而高其閭。亦所以貴重之。州通之
師。執折筮曰。君且使使者。桓公使八使者。式璧而聘
之以給鹽菜之用。令使者資石璧而與。仍存問之。謙言鹽菜之用。稱貸之家
皆齊首稽顙。而問曰。何以得此也。使者曰。君令曰。寡
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寡人有崢丘之

周元會評動
以父母獲其
財貨謀甚深
至

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給寡人之急。度寡人
之求。使吾萌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而給上事。子
之力也。是以式璧而聘子。以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
之父母也。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舊執之券。皆折毀之。
所書之債皆
消除之不用。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賑貧病。分其故
貲。故國中。大給崢丘之謀也。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之
民。以益四郊之民。為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決瓊
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而

朱長春評人
君將禁游俠
以歸本業漢
法刑三人飲
而縱挾彈懷
丸男女襍水
上乎抑賣之
買即買貨賈
何遠貧

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廓然益貧桓公召管子
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瓊洛之水通之杭
莊之間則屠酤之汁肥流水則蠶蚶巨雄翡翠燕小鳥
皆歸之宐昏飲此水上之樂也買人蓄物而賣為讎
買為取市未央畢而委舍其守列投蠶蚶巨雄新冠
五尺請挾彈懷丸游水上彈翡翠燕小鳥被於暮故賤
賣而貴買四郊之民賣賤何為不富哉商賈之人何
為不貧乎桓公曰善春通市多屠酤水通于市則汁
肥于水水之肥者鳥蟲所集也
茂苑豐水民所樂燕飲游嬉空市之民出治游則
市之貿易者少買少則物賤物賤故買貧民富

朱養純評去
樹禁游關係
極大

朱長春評上
開游此禁游
不計自看眉
平游手游俠

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屨穿寡人欲使帛
布絲纈之賈賤為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途旁
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五
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屨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何
故也管子對曰途旁之樹未沐之時五衢之民男女
相好往來之市者罷市相睹樹下談語終日不歸男
女當壯扶輦推輿相睹樹下戲笑超距終日不歸父
兄相睹樹下論議玄語終日不歸是以田不發五穀
不播麻桑不種蠶繅不治內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

之民何渠必
樹下目而
望山童子塵
塗之戲耳

葉水心評壁
聘困京人爭
趨多矣

管子

卷二十四

布絲纊之賈安得不貴桓公曰善

春通其害去則其利興無游民則無

贖土江南所多淫民無千金之家游處多江山為之崇也

桓公曰糴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為百

姓萬民藏之為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

新成困京者二家

大困曰京

君請式壁而聘之

式用也壁石壁也聘

問也賜之以桓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聞之舍其作

業而為困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桓公問管子曰

此其何故也管子曰成困京者二家君式壁而聘之

名顯於國中國中莫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

姓也

春通君禮于有功困京何功于國而壁聘以名則爭效焉

功立而名成下則

實其困京土以給上為君一舉而名實俱在也民何

為也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王數之守終始可得聞乎

管子曰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稷之始也九

月歛實平麥之始也管子問於桓公敢問齊方于幾

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

齊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泮龍夏其於齊國四

分之一也朝夕外之所帶齊地者五分之一非穀之

所生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耶桓公遽然起曰然則

楊慎評國不與賈爭趣第

管子

卷二十四

十九

曰君操賈趣則奈何

梅士卓評究物之始終而謹守重流視歲之高下而藏絀豫戒故曰左右之流君獨因之又曰物之賈吾已見之也

管子卷二十四
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動之以言漬之以辭可以為國基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人獨操國固君動言操辭左右之流若獨因之物之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見之矣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三敗殺君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故山地者山也水地者澤也薪芻之所生者斥也公曰託食之主及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對曰守其三原春通三原從穀幣之准軌而通之布穀六畜即廢居之說從有餘不足調輕重而御之公曰何

張榜評三原術有考

按臣民字

沈鼎新評守物以御此為精管

管子對曰君守布則籍於麻十倍其賈有五
謂三原管子對曰君守布則籍於麻十倍其賈有五
十倍其賈此數也君以織籍籍於糸未為糸籍糸撫
織再十倍其賈如此則云五穀之籍是故籍於布則
撫之糸籍於穀則撫之山籍於六畜則撫之春通也經術之術市在焉籍於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公曰善
管子曰以國一籍臣右守布萬兩而右麻籍四十倍
其賈術布五十倍其賈公以重布決諸侯賈如此而
有二十齊之故春通常布之急守布而籍麻即上以織籍絲則麻輕而籍多五而十之其
賈倍及麻之織守麻而市布即上籍絲撫織則布貴
而賈高五而十之其賈倍又以重布而決諸侯之賈

郭正域評窮源至見

故云二十齊。即上再十倍。其買之說也。右高左輕。右守左散。始右守布。既右麻。籜高下徐疾之決也。右左。即輕重之錢。是故輕軼於賈穀制畜者。則物軼於四文。籍徵也。時之輔善為國者。守其國之財。湯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為百。未嘗籍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終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公曰。然則無可以為有乎。貧可以為富乎。管子對曰。物之生。未有刑。續按。刑作形。而王霸立其功。焉是故以入求人。則人重矣。以數求物。則物重矣。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而一。則無貲。舉國而十。則有百。然則吾將以徐疾御

朱養和評如此則鬼神不能竭其源

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授左。是以外內不蹇。終身無咎。王霸之不。求於人。而求之。終始四時之高下。令之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竭。此謂源究。

管子輕重第八十四

管子輕重十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處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處戲作造六器。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

劉德評輕重成至是頂門

沈氏新評數
列數聖人之
化以堯花仙
草

管子 卷二十四
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鑽鑿生火以熟葷
臊民食之無茲脣之病而天下化之黃帝之王童山
竭澤有虞之王燒曾敷斬羣害以為民利封土為社
置木為閭始民知禮也當是其時民無慍惡不服而
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鑿二十童鑿十七湛疏三江
鑿五湖道四涇之水以商九州之高以治九敷民乃
知城郭門閭室屋之築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帛
牢服牛馬以為民利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
合陰陽而天下化之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

梅士享評起
周室之祀乃
管子本意

朱長春評以
下策可言不
可行矣之變
只由局定之
變只一姓百
谷之王一水
也何貴乎徒
多
梅士享評以
後因魯梁萊

管子 卷二十四
可管子對曰并用而毋俱盡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
帝王之道備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其
行義奈何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九強聘享不上
公其弱強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干穀也春通干即肝肝之穀
兩畔爭食之比于隣
界蠶螯也齒之有脣也
蠶古蜂字螯音尸亦反言
魯梁一國常為齊患也今
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為縶
徒奚反縶之
厚者謂之縶公服縶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
令齊勿敢為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

昔楚伐衡山
不過一術諸
國何若是愚
齊又何是術
之必行也計
淺而書偽不
足盡美

綈矣。桓公曰：諾，即為服於泰山之陽。魯梁二國在泰山之南，故為服。於此近其境也。欲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綈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民為綈。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純綈而踵相隨。純綈謂連綿也。綈息列反。車轂轂騎連伍而行。轂，轂也。士角反。言其轂丘喬反。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綈，閉關，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

曾參評到底
用此術

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餓餒相及。相及，猶相及也。應聲之正。春通應聲之正，應也。君之令而征也。無以給上。應聲之正，謂急速之。音征。魯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綈，修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穀斗，錢十錢。齊糴十錢，穀斗，錢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桓公問管子曰：民饑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無以給上，室屋漏而不居，墻垣壞而不築，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沐浴樹之枝也。桓公曰：諾。令謂左右伯沐浴樹之枝，左右伯受沐浴樹之枝，澗也。澗，澗也。其年民被白。

楊慎評清中
而濁布理教

張嶠評即前
去折法

朱長春評以
下多複言無

布清中而濁應聲之正有以給上室屋漏者得居墻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齊者夷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墉也衆鳥居其上丁壯者胡丸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拊枝而論終日不歸歸市亦情倪終日不歸今吾沐浴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出入者長時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薄業彼臣歸其三不歸此以鄉不資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并爲之奈何管子

當改頭換面耳

范執評亦能
爲人

柯潛評與楚
以戰等事亦
塗美之戲

對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爲幣重萊之柴賈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幣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以吾國之奇出盡齊之重寶則齊可并也萊即釋其耕農而治柴管子即令隰朋反農二年桓公止柴萊莒之糴三百七十齊糴十錢萊莒之民降齊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其人民習戰鬪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楚功不成於

越用賢評此
策最謬然不
可欺三尺童
子輕重篇中
說多類此其
為厲書無疑

周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即以戰鬪之道與之矣公曰
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貴買其鹿桓公即為百里之城
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管子即令桓
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
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
於楚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
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羣害也明王之
所弃逐也今齊以其重寶貴買吾羣害則是楚之福
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

黃雲評此術
果能服楚楚
豈真謂覺

寶楚民即釋其耕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
為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
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
涂陽勿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
楚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
得而修穀錢五倍是楚強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
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穀穀不可三月而得
也楚糴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芋之南楚人降齊者
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梅士享評載
金錢求狐
皮依然故智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出
狐白之皮公其貴買之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
月而壹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買必相
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代民必去其本而若
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其北代必歸
於齊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即令中大夫
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
王聞之即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於離枝者以無金
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息

沈鼎新評代
去其本又失
其地而齊寡
然得之謀何
慘也

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幣寡人將以來離枝之
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
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
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離枝遂侵其北王即將其
士卒願以下齊齊未以一錢幣修使三年而代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爲之奈何管子
對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必從
公而買之秦趙聞之秦通春秋安有趙代戰國人之露肘也必與公爭
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天下爭之衡山械器必什

楊忱評械器
一術亦迂

朱養和評魯
割南齊割北
勢不得不歸
齊

管子
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辭其貴。賈齊修械器於衡山十月。燕代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燕代修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買毋什以上。衡山之民釋其本，修械器之巧。齊即令隰劬、漕粟於趙。趙糴十五。隰劬取之石五十。天下聞之，載粟而之齊。齊修械器十七月。修糴五月，即閉關不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即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器。以盡魯割衡山之南。齊割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器。以

李泌評因心
理時終有歸
看

朱養純評五
行四時俱從
月令而寓亦
授時重民之

應二敵，即奉國而歸齊矣。

輕重已第八十五

管子輕重十八

清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曆。曆生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備矣。曆通推曆時生

于。心。合。天。於。人。聖。人。因。心。而。理。時。人。相。乎。天。規。圓。為。天。矩。方。為。地。天。生。地。故。地。在。游。儀。之。中。衡。南。北。以。司。日。出。入。定。二。至。四。時。此。曆。時。之。由。生。也。度。地。有。步。候。天。有。晷。地。與。天。相。距。南。極。北。極。相。距。之。里。數。皆。從。矩。生。皆。包。渾。儀。之。中。

以冬至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國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纁青，指玉總帶，玉監朝諸

遺意

按發
字脫下
字號

何俊良評順
君時以惠民

管子 卷二十四
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日犧牲以魚發出
令曰生而勿殺賞而勿罰罪獄勿斷以待期年春通
久也漢行刑教民樵室鑽鑿墉竈泄井亦盡冬月止所以壽民也
耜耒耨懷銘銘又搃權渠緇練所以御春夏之事也
必具教民為酒食所以為孝敬也民生而無父母謂
之孤子無妻無子謂之老鰥無夫無子謂之老寡此
三人者皆就官而眾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
遺多者為功寡者為罪是以路無行乞者也路有行
乞者則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

姚樞評煦如
春

岳正評才夏
禁傷夷正以
養物

以冬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天子東出其國
九十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
祭星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路無行人苟不樹藝者謂
之賊人春通四之日于耜下作之地在此十日曰東作上作之天謂之
不服之民處里為下陳處師為下通謂之役夫三不
樹而主使之春通主使如後殺為天子之春令也
以春日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
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
聚大眾毋行大火毋斷大木誅大臣毋斬大山毋戮

曹彥評麥祀
太宗泰太祖
各有所配

大衍減三大。春通大木大山大衍夏曰蕃秀禁傷其長養而國有害也天

子之夏禁也。以春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祀

於太宗其盛以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也同

族者入殊族者處皆齊大材出祭王母。春通王母即后嫗土神土

旺夏季社夏至之祀也。記曰唯社出里國人畢作天子之所以主始而忌諱

也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

子祀於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春通秋祀

者國之重者也大功者太祖。春通國也五廟小功者小祖。

張榜評奇掘

朱養和評秋
至矣始順時
起事與前同
意

家也。三無功者無祖。春通庶人祭其先有田祭廟二廟無田薦田以賞有功也。無功

者皆稱其位而立沃。有功者觀於外。春通沃飲之也

燕為沃即飲酬之舉也。記曰君舉止于土故無功者立侍而外觀有功之沃。祖者所以功

祭也非所以戚祭也天子之所以異貴賤而賞有功

也。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秋至而禾熟天

子祀於太心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服白而纁

白。搢玉總帶錫監吹埙篪之風鑿動金石之音。春通

主聲故吹風動音應兌之令。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

天子。

周元會評靜
處義微

舊評評犯天
之陰語與極

祭月犧牲以彘發號出令罰而勿賞奪而勿予罪獄
誅而勿生終歲之罪毋有所赦作行牛馬之實在野
者王王為句詁曰馬牛羊有在野收天子之秋計也
以秋日至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纁
黑而靜處春通已亥陰陽六純之月子午南北二陸
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行大
火毋斬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隆天子之冬禁也
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春通自冬至天子北出九
十二里而壇服黑而纁黑朝諸侯卿大夫列士號曰

沈氏新評靜
以義動玄空

孔穎達評客
處義微

發繇趣山人斷伐具械器春通水落而斷伐趣菹人
薪藿葦足蓄積春通水落而三月之後皆以其所有
易其所無謂之大通春通連下句三月之蓄凡在趣
耕而不耕民以不令春通游不芸之害也宜芸而不
芸百草皆存民以僅存春通食不芸之害也宜獲而
不獲風雨將作五穀以削士民零落不獲之害也宜
藏而不藏霧氣陽陽宜死者生宜蛰者鳴不藏之害
也春演當藏不藏霧氣陽陽死生蛰鳴為其反于來
復之候貞元之道也此可以言養生矣故曰至
昏默默張耒當弩鉞耨當劔戟獲渠當耨耨耨當

拯櫓故耕械具戰械備矣

春通兵於農法寓五行最詳亦頗

朱長春評月令而外此中具各處所亦多有素皆
復出想襍撰諸游士之手
小正支疏也然而古之敬
授時以重民紀可見焉

輕重庚第八十六

日本

美濃 武欽繇聖謨父 校

管子卷二十四終

發行

書林

江戸日本橋通壹丁目

須原屋茂兵衛

同 淺草寺町二丁目

須原屋伊八

同 日本橋通二丁目

山城屋佐兵衛

同 兩國横山町三丁目

和泉屋金右衛門

同 芝神明前

岡田屋嘉七

京都三條通升屋町

出雲寺

肥前佐賀白山町

紙

大坂南久寶寺町

頁

同 心齋橋備後町

同 心齋橋通南久寶寺

